

文娛演唱材料

(第四本)

目 錄

- 林紫桂愛國增產 (鼓詞)……………(1)
女英雄立功還鄉：戰場立功(上段)……………(3)
女英雄立功還鄉：光榮還鄉(下段)……………(6)
包辦婚姻不興啦 (鼓詞)……杜 澎宋哲生(9)
兒女觀事由兒女自己作主(牌子曲)…徐克疾(14)
-

河南省文化事業管理局印

林紫桂愛國增產 (鼓詞)

(引)翻身大道亮敞敞，快馬加鞭向前方；勤勞發家莫怠慢，愛國增產有榮光。(白)土地改革以後，農民的大事，第一樁就是愛國增產。不過增產這事兒，說易也易，說難也難。問題只在你是不是精耕細作，是不是講究選種、糞肥、除蟲的科學方法。俗話說：「種田不用學，人家咋作我咋作。」我說，種田不僅要學，而且還要多學新法。下面讓我給各位介紹一個開動腦筋、學習新法的愛國增產故事。(唱)湖南有個漢壽縣，緊靠洞庭湖旁邊。湖水青魚兒肥，沿湖一片好秧田。在從前良田萬畝屬地主，到如今土地回家晴了天。農民翻身自作主，愛國發家不同前。這時人民政府下指示，號召精耕細作爭豐年。有個農民林紫桂，聽了心中有意見。(白)林紫桂心想，我家代代替地主種田，從來沒有想到還要增加生產。如今土地改革翻了身，種田是爲自己了，增加生產想倒是想，就不曉得有什麼妙法？不妨讓我回家去問問老年人。(唱)那知老人很保守，忙說「你莫聽閑言；一朵花兒一個茄，三石八斗一畝田；此外不能再多收，不管你是啥豐年。」這一席話說過沒多久，政府公佈了豐產模範高佑賢：一畝收穀九百五十斤，論石就有六石退出邊。紫桂聽到這消息，半信半疑不完全；老人聽到說是假——根本沒有人叫高佑賢。(白)挨着漢壽縣有一個國營常德農場，這時召開農民座談會，把林紫桂也邀了去。在會上，農場同志講了很多選種、糞肥、改進耕作方法就可以增加生產的道理。林紫桂聽後，心裏慢慢地動起來了。(唱)紫桂一人回家轉，左思右想在田邊；解放以來減租又反霸，真個叫做覆地又翻天；毛主席爲我們整日打算，幹部們說的話豈有虛言！這一來林紫桂主意拿定，從冬天就開始積肥耕田；但不敢對人講他要增產，怕人家聽到了笑他發癲。日子說快真是快，過了冬天是春

天。常德農場又開會，種田農民談經驗；林紫桂道同又被邀了去，到會的還有模範高佑賢。（白）林紫桂一心注意着那豐產模範高佑賢，偷偷地把他看了後又看前面。後來，高佑賢報告了自已的豐產經驗，林紫桂聽後，才完全相信這不是假的了。（唱）到會農民好幾十，你言我語笑嘻嘻。都說人翻身了田也要翻身，再不能馬馬虎虎像從前。林紫桂約了十一人，向老高挑戰比種田。條件是水稻每畝要收一千斤，保證做到不食言。（白）林紫桂興高采烈，回去就召開家庭會議，討論一畝田要收一千斤稻子的增產計劃。那知道會不開猶可，一開林紫桂就不覺半身發涼了。（唱）「千斤計劃」鬧增產，家庭會議來商量；這會不開還猶可，一開紫桂不覺半身涼。全家老少都反對，父親的叫聲更是響；他說：「我土裏生來土裏長，從未見過一畝能打千斤糧。」紫桂急得沒有法，只得動員兩個弟弟來幫忙。豐產經驗好多種，紫桂講得妙非常；從選種、培秧到下肥，外帶管水都有新名堂。花了時間好幾天，兩個弟弟終於動心腸；他們說大哥的話難離全信，但我們來試一試却也不妨。這樣全家拿出一畝六分田，算是試驗增產有短長；取名叫做「千斤田」，爭取一畝要收千斤糧。（白）增產就要開動腦筋。老的一套不作興了，還得多想新法才是。（唱）春耕開始紫桂下田去，把田一耕耕了六寸深。深耕肥才能到底，肥足稻才長得青。但他父親說：「犁無三寸土，這是老規矩不能變更。」紫桂說：「兒要親生，田要深耕，這也是老話未必就能變更？」他父親到此無話說，只得悶頭回家不作聲。（白）另外林紫桂改變了「打滾後一次下肥」的老辦法，採取分期下肥的新辦法。他第二次耕田時每畝撒下牛糞、豬糞和草灰共三十五担，第三次耕田時每畝又下了苔子綠葉肥十担，踩第二道草時每畝又上了骨粉三十六斤。這樣層層有肥，時時有肥，禾苗才不至於長一陣子歇一陣。但他頑固父親對此却又不贊成。（唱）紫桂他父親又反對，說分期下肥是亂彈琴。什麼田肥一把草，潮田肥多不能行。這回紫桂沒答理，領着弟弟幹得有精神；林紫桂心中自有底，「勝利」這穀種越乾越帶勁。轉

眼到了五月間，遍野盡是插秧人；農場同志找紫桂，一字一句講得清；教他每兜插秧不要多，最好只插三四根；田肥秧多光長桿，那樣增產就不成。但他父親又反對，說老規矩兜兜秧八根。林紫桂不聽他的話，氣得老漢直把眼睛瞪。秧苗插下田裏後，紫桂自己也不放心。一天田裏跑三遍，三天兩夜沒睡成；一天兩天十五天，急得紫桂臉發青。人家的秧苗刷刷長，唯獨紫桂的秧苗瘦伶仃。大家跑來參觀『千斤田』，十個有九個笑得肚子疼；都說：『伙計林紫桂，這下牛皮吹破了看你怎麼打補釘？』（白）紫桂一聽，心中發了毛，連忙趕到農場去問是怎麼一回事。農場同志說：『你不要慌，保險你踩草一道後，比誰的都要長得好。』（唱）果然不到十來天，紫桂的秧苗變得烏烏青，葉大根深桿子壯，每兜發了四十根，不僅比別人的高一寸，而且還比別人的粗三分。這時大家來參觀，直把『怪事』叫連聲。紫桂說：『你們不要叫，『大怪事』還在後面跟；種田要學新辦法，老的一套不作興！』（白）這樣紫桂領着兩個弟弟，幹得更有了勁了。到穀子出種時，連老人也來看『怪事』了。秋收時節大家怕紫桂虛報產量，不少人來看着他打穀。（唱）耳聞本來就不假，親眼看見更是真。結果紫桂一畝六分田，打了穀子一千六百二十五斤；平均每畝一千零十五，折合石數是七石掛零。紫桂豐收滿臉笑，增加生產更有信心。他說：『我們不能再用舊眼看新事，一九五二年我還要爭取每畝收穀一千五百斤。』這正是：農民羣衆翻了身，新人新事數不清；精耕細作勤生產，愛國發家有前程。

女英雄立功還鄉：戰場立功（上段）

（唱）古代有個花木蘭，替父從軍女扮男。編多少詩詞多少戲，女英雄奇名永流傳。如今世風大改變，婦女解放男女平權。再不用需裝與打扮，女同志愛國保家把軍參。在國內，革命戰爭有

貢獻，在國外，沖風冒雪援朝鮮。志願軍不愧是中華民族好兒女，靠他們保衛祖國得平安。這邊個個都是英雄漢，也出現許多人民的「花木蘭」。今年一月十八號，北京城回來了志願軍歸國代表團。這裏邊就有二十九位女同志，一個個都是英雄與模範。咱今日花開千朵唱一朵，表一個十九歲的女青年：她原籍河北高陽縣，于堤村裏有家園。解秀梅就是她的名字，出國前她就參加了青年團。她的身體很強健，精神飽滿，愛國的志氣堅。只生得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紅紅的腮，臉兒圓。對工作她算是精明又強幹，對同志團結友愛是模範。戰士們爬山涉水勞累了，她更能歡天喜地作宣傳。會唱歌來又會演戲，快板（兒）常是她自己編。（白）諸位聽着，這位女英雄解秀梅，出國時節，原是志願軍某部一個文工團的團員，除了演劇宣傳以外，在部隊艱苦行軍，戰士們爬山越嶺最疲勞的時候，她就跑到隊伍前面，歡天喜地地唱起快板來，戰士們見了她那種充滿火力熱情蓬勃的樣子，又聽了她那生動活潑的快板，都很自然地增加了一股勁兒！暗暗加緊了腳步。您們聽，她唱的：（快板）「今天路程七十里地，年輕的小夥子不算事。揹的東西五六十斤，走起路來飛毛腿。明天開個評比會，看那個同志沒掉隊；是誰互助幫別人，給他記上功勞本（兒）。」白：假如有那個同志想打瞌睡了，她就要這樣唱了：（快板）「同志同志別瞌睡，瞌睡着了要掉隊。要知道咱是毛澤東的戰士，毛澤東的戰士永遠不掉隊。跌打的英雄鋼鐵漢，我們面前沒有困難。」（白）在美國侵略軍頭子麥克阿瑟滾蛋，李奇微上台的時候，她還編有這麼一段：（快板）「戰爭販子瞎胡吹，吹牛皮數着麥克阿瑟；挨了志願軍幾鐵錘，縮頭敗腦作了烏龜。現如今換了個李奇微，仍然是草包大烏龜。」（唱）好一個熱情活潑的解秀梅，只唱得鋼鐵戰士笑微微。也別管爬山越嶺多勞累，這快板好一似鐮斧號聲把人催。這個說，毛澤東的戰士不掉隊，那個說，掉了隊也對不起熱情的解秀梅。這個說，美國鬼子在朝鮮燒殺淫沒人性，那個說，它是全世界的大罪惡。這個說，打不退侵略者不算罷，那個說，和平不實現我不把祖國回！

強壯的就幫助別人把東西抬，一個個精神抖擻驗生輝。且不說戰士們勝利到達宿營地，回頭來再表表解秀梅。長途行軍她不嫌累，深夜陰天她不怕黑。到伙房又燒柴夾又挑水，伙房員都感動的了不得！平日裏，戰士們鞋襪爛了她去縫紉，衣服破了就給補好……這一些日常事蹟說不盡，單表她立功那一回。（白）女英雄解秀梅同志，不光平日工作做的很好，尤其在環境艱苦、情況緊張的時候，她那愛國精神和英雄氣概，就表現得更加顯明。她立一等功勞的那一次，正是她到戰地手術所護理傷員的時候。那時，天氣冷，風雪大，敵人的飛機砲火不斷掃射轟炸。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號那天，我們的女英雄，就作出一段動人的事蹟來。（唱）說的是，山高水多道路長，冰雪蓋地呀千里白茫茫。北朝鮮的冬天比咱這兒冷，冷颼颼，山風捲雪透骨涼。解秀梅就在這裏看護病號，天越冷，越顯出她那付熱心腸。爲的叫傷員同志睡熱炕，抽工夫，每日打柴上山崗。這一日她打柴剛回轉，飛來了九架敵機逞兇狂。在低空只打了一個旋，毫無人性地炸病房。汽油彈炸得病房起了火，昏沉沉，灰烟瀰漫火舌黃。病房裏有一位傷員，傷勢重不搶救難免命有傷。解秀梅丟下木柴就往裏跑，奮不顧身鑽進房。黑烟霧，擋不住雙目明又亮，熊熊火，燒不化英雄志如鋼。急忙忙，撲滅傷員身上火，抬起了傷員衝出房。出病房還沒跑一箭地，敵機的轟炸更響張。炸彈一個跟着一個炸，彈皮碎石落身旁。有一架正衝着他們丟炸彈，解秀梅事到臨頭有主張。把傷員放在山地上，急忙忙，伏在傷員身上作禦防。重傷員叫了聲：「解同志！別管我，請你快躲藏。我已經是個重傷號，別爲我你再受了傷。」秀梅說：「有我就有你！我決不會把你丟下自己藏。我是青年團員，我要向你作保證：決不讓你再負二次傷！」正說着一顆炸彈已落下，身旁的山石飛崩塵土揚。他二人被埋在土坡下，昏迷迷，一陣氣喘實在難當……醒過來急忙扒土救同志，摸了摸傷員沒受傷。然後低頭看自己，只看見鮮血染紅了綠軍裝。右膀上鮮血不住往外淌，原來是自己被炸傷！解秀梅不管傷口多疼痛，又抬起傷員奔上山崗。把傷員送到了安全地，

她這才裹上了自己的傷。撲簌簌，重傷員掉下了感淚的淚……「你待我，比同胞姐妹情意還長！……」解秀梅滿臉帶笑說：「沒啥，出國來，咱同心殺敵理應當。」重傷員一連聲地把幹部請，將事情的經過說周詳。他申請秀梅應登功臣榜，她這種偉大精神該表揚。不幾日開了個評功會，對秀梅，全體同志都讚揚；有的說：「她是中國婦女的好榜樣！」有的提：「一等功臣應該叫她當。」大家說：「一等功臣真不愧！還有說的說：『青年團裏也增光！』……緊接着，解秀梅被批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這才是，心花兩朵開在胸膛。她表示立功入黨都不驕傲，下決心澈底打敗美國狼！這段書，唱到這裏暫歇場，下一段，英雄歸國還故鄉。

女英雄立功還鄉： 光榮還鄉（下段）

（唱）說的是，「冬至」十天經新年，祖國的萬戶千村都喜歡。子堤村原是個老根據地，各種工作走在前邊。擁軍優屬早早操辦，秀梅家門口貼上新春聯。上聯是：「熱愛祖國搞生產」下聯是：「保衛和平援朝鮮」。門橫額又貼了四個大字，「光榮軍屬」寫在上邊。婦女會特意地顯手段，紮了個五色彩燈門上懸。只景得秀梅她媽出來看，親鄰們有說有笑閒談天；有的說，今年還不是多麼冷，有的說，朝鮮北部氣候寒。……家鄉正把征人念，國外飛傳報功單！格外的，還有秀梅一封信，她就要參加歸國代表團。報功單好比是一團火，暖融融，化開了嚴冬臉上寒。有幾個高興得沿路喊，一霎時，鑼鼓歡騰熱火朝天。且慢說全村男女來慶賀，先表表志願軍歸國代表團。代表們一共是二百多位，團長的名字李雲三。他們一來是向回國休養的傷員親慰問，二來是向祖國人民作宣傳。親密的鄰邦友人也來到，他們是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到北京以後又劃了組，有的在華北，有的下江南……若要問秀梅劃到那一組？她恰巧編入了華北分團。這一組，二

月中旬到保定，家鄉裏早有喜訊傳。高陽縣雖保定沒多遠，都料她一定到家來看看。這消息，十里以內都傳遍，鄉親們都準備歡迎這人民的「花木蘭」！（白）說起來高陽于堤村一帶的人民，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裏，英雄好漢，本來出的也不少，可是本鄉的姑娘——一個才十九歲的年輕姑娘，在朝鮮前綫立了一等功，這就算是頭一個！哎呀，老鄉們對於歡迎解秀梅這件事，真比過春節還高興。家家的院子和大街衙衛，都打掃得跟鏡面兒一樣，于堤村一共七百八十多戶人家，就有六百多家來了親戚朋友。大家在村頭上搭了台子，準備請秀梅登台講話；附近二十一個村莊的羣衆，準備給她掛匾賀功。三、五成羣的青年婦女，拉着秀梅的母親姐妹，不斷跑到村頭瞭望，等候迎接秀梅回來。單說二月二十一號，解秀梅真個兒還鄉了。志願軍代表團和朝鮮訪華代表團的代表們還有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廳長、保定專署專員、高陽縣縣長、高陽縣婦聯代表和電影隊的同志也來了。家鄉裏有六千多羣衆參加賀功大會，當時的熱鬧情景，可真動人的很哪！

（唱）保定東南是高陽，高陽縣于堤是個大村莊。于堤村幾天以來真熱鬧，只因為出了個愛國好姑娘。往日裏，殺敵英雄出的也不少，姑娘家出國立功還是第一番。鄉親們打掃了大街和小巷，院子裏都掃得鏡面光。全村裏家家來親友，這真是愛國美名到處揚。賀功台搭在村頭上，嘩啦啦五星紅旗高飛揚。台正中懸掛了領袖像，一位大娘說：『毛主席呀！看俺村出了好姑娘。』婦女們跑到村頭常瞭望，緊拉着秀梅的姐姐和她娘。不多久，只聽得汽車鳴鳴響，千萬隻眼睛望着西方。嘩嘩嘩，歡迎的掌聲一個勁兒響，笑盈盈，愛國英雄還了鄉。鬧嚷嚷，人羣後浪推前浪，好一似，八月中秋的錦江。解秀梅一人離開衆人的話，連點頭，緊握手，臉含笑，兩隻大眼着了忙。二爹娘只喜得合不上嘴（兒），只說了兩句話就站在一旁。笑着說：『叫大夥都看看她吧，俺秀梅已成了國家的好姑娘。』『韓大娘！使勁拔力！』地往裏擠，抱住了秀梅衷心腸：『依我說花木蘭不強似你，就是這兩根辮子沒改裝；論功勞你真該流芳百代，咱于堤全村都增光。』幾句話說得

衆人呵呵笑，老奶奶也喜得拍巴掌。老大陳（兒）還沒有走上幾步路，解秀梅又被圍在姐妹行。身高的都爭着來問話，矮個子光扯她的衣裳。這箇問，「可會見了彭司令？」那一個要跟她去看鴨綠江。有的問道，有的說那……「提起她餓飽與風霜。親鄰們，鄉情無限難說盡，姊妹團，幼年同伴情意長。有的問她的立功事，秀梅說，『開會時一總說開詳。一會兒，秀梅被請到台子上，幾千對眼睛望着她身上。鄉親們，雖說一一難辨認，兩相看，都滿面笑風喜洋洋。村幹部忙與秀梅戴花朵，二爹娘，大紅花兒早戴上。只聽得哨子一聲宣佈開會，賀功的喇叭聲響多悠揚，先上來，首長講話很精彩，把賀功意義說清楚。有的說，秀梅是祖國的好兒女，省、縣、區、村都有光。有的把增產節約講又講。囑咐着老區的革命傳統要發揚。叫青年應把秀梅作爲榜樣，要知道衛國才能保家鄉。隨後是中朝代表來講話，教育羣衆有力量。一個說：『她是姑娘們的好榜樣，希望着年輕姐妹都趕上！愛護祖國咱都有分，不要分前方與後方。』一個說：『中國友誼，朝鮮人民不會忘，好比那鴨綠江水深又長！女英雄和她父母的名字永遠記心上，這種國際主義精神要與日月同光。』緊接着歡迎秀梅把話講，羣衆的情緒更高昂。女英雄本來生得多強壯，這時節胸佩紅花臉上發紅光。她只把立功事蹟講說一遍，句句話都聽得那麼清楚。每當她說到動人處，口號聲高堂聲長：二爹娘情不自禁也鼓掌，感動得秀梅眼中閃淚光。』她又說：『我先要感謝共產黨，毛主席教育得我逐漸堅強。我要按人民的囑託作下去，決心打敗美國狼！』臨了了又講了幾句話，囑咐她年輕姐妹行。這些話對於婦女啓發大，婦女們，不住地揚眉吐氣胸脯。有的提高了新思想，有的從心坎（兒）裏添了力量。有的說：『要增產節約重訂計劃，』有的說：『政治文化學習都要加強。』……且不說會後的一切事，村幹部站立台前開了腔。他先說今天開會多高興，又解釋爲啥賀功沒鋪張。最末後舉起手來作保證，及時把擁軍優屬作停當。散了會，又新到秀梅家來祝賀，一霎時，歡笑聲充滿了兩間房。房子裏掛滿了賀詞與賀幛，明閃閃，紅綠金黃放彩光。

二十一個村掛的賀功匾明又亮，「光榮之家」四個大字多排場！一直地，歡欣熱鬧大半晌，母女才得敘家常。媽媽說：「孩子不用把家想，您奶奶彭娘都健康。生活上，政府照顧很周到，您爹參加工織布成色強。犁地地都有代耕隊，咱全家勞動有餘糧。」……正是她：女來繁話，從門外走進軍屬韓大娘。大娘說：「秀梅呀，給俺韓泉捐個信，說給我心愛的小兒郎；他立了三等功勞娘心喜，還望他頭等功勞報家鄉！」解秀梅笑着跑上去，拉住了可敬可愛的韓大娘。「大娘呀，這個信兒我準捐到，再者說他的娘就仿似我的娘！」兩句話說得大家拍手笑，都誇她愛祖國父老的偉大心腸。有的說：毛主席教育的婦女真變了樣，有的說：部隊裏早有了成千成萬的愛國姑娘。這正是兒女不能捍衛國防，祖國父老怎得安康！這就是解秀梅立功還鄉一小段，唱出來，讓她英名永流芳。（李子虛編）

包辦婚姻不興啦

（鼓詞）

杜 澎
宋 哲 生

有一位姑娘潘玉華，年紀不大整十八。她自幼生來家貧苦，無兄弟無姐妹只有個媽。皆因為玉華的父親下世早，她母女寄居王莊舅父家。舅父家中人三口，有一個小表妹還有舅媽。舅父是個泥瓦匠，經常在外不回家。潘玉華勞動生產真能幹，家裏事地裏活都離不開她。她常去識字班學文化，認識了本村的民兵胡寶娃。寶娃比玉華大兩歲，模範青年誰見了誰誇。學習生產都佔頭份兒，年輕的小伙子全村數着他。這兩人心投意合感情極好，村裏人都說他們一對對啦。可是他倆見面倒不敢說心裏的話，總有點兒難為情羞答答。到後來還是寶娃先開的口，潘玉華點頭同意嘴裏沒回答。這一天區裏開大會，他倆人一塊來參加。原來是開會宣傳婚姻法：要把那封建的婚姻制度連根拔。只要是男女雙方都自願，男婚女嫁主意自個兒拿。再不許父母包辦給兒子把親訂，

也不許爹娘強迫啓兒女找婆家。大會結束區長講完了話，青年男女們心裏都開了花。散了會大家夥各自回村去，有的奔三里屯有的奔五里堡。朝王莊小道上走着人兩個，前頭是玉華後頭是胡寶娃。潘玉華走着不住往後看，胡寶娃緊走幾步趕上她。玉華說：「喂！區長說的你可都記下？」寶娃說：「我心裏又高興又結着個大疙瘩。喜的是政府貫徹婚姻法，再不怕落後的背後亂喳喳。咱這件事我爹娘都同意，可就怕難對付你那落後媽。」玉華說：「婚姻大事就得我自個兒說了算，我媽她不同意我也不怕她。何況是政府公布過婚姻法，誰妨害婚姻自由誰就是違法。」寶娃說：「對！有婚姻法作主咱什麼都不怕，可也別太生硬咱先去說服她。我就想不出什麼人跟她說得上話！」玉華說：「呃！咱去找村婦聯主任劉文霞。反正也得從她門口過，她比咱早回來一步現在準在家。說着話來到西村口，路北的第三個門就是文霞的家。玉華進院喊了聲文霞姐，胡寶娃在門口假裝閒躍。文霞忙出來把玉華往裏讓，又說：「寶娃也快進來你還等我往裏拉？」玉華進屋紅了臉，寶娃心裏也有點熱辣辣。文霞笑着說：「你們倆乾脆打開窗戶說亮話，直截了當有啥就說啥。」玉華說：「文霞姐我們倆的事不瞞你，剛才區裏開大會你也參加，我們倆經過戀愛想把婚訂，還打算求你動員我那糊塗媽。」文霞說：「我一定盡力支持你們倆，找個空兒我就去說服她。正需要你們倆帶頭作榜樣，就因為咱村的情況太複雜。後後街李玉芝年輕輕的守了寡，想改嫁又被公婆攔阻她。周老頭圖財禮把閨女逼跑，直到如今也沒敢回家。」他三人又說又笑正把話講，忽聽得門外有人喊文霞，原來是隔壁王大爺，婆媳倆吵嘴要分家。文霞說：「這王大爺封建思想太嚴重，對媳婦淨挑毛病閒磕牙。你們倆等着我去看一看，渴了你們就在屋先喝碗茶。」他二人滿心高興說：「好吧！」心裏想：婦聯主任支持咱咱還怕什麼？沒料到文霞走後工夫小大，門口來了玉華的舅門。玉華的媽在後邊跟着細察個險兒，一把笤帚手中拿。舅媽說：「我眼看他倆進的這個院兒。」玉華的媽說：「好！我今天絕對饒不了她。」進了院兒冲着屋裏把玉華罵，還指名道姓

的罵寶娃。玉華說：「咱倆出去別害怕！」寶娃出屋叫了聲：「老人家，我們倆找婦聯主任來談話，你無故罵人爲什麼？」玉華的媽說：「呸！年輕輕的不學好，你反來問我倒打一耙。玉華丫頭你不要臉，那還像個閨女家！」她拉住玉華就要打，寶娃上去把笤帚抓，抓住笤帚一使勁兒，差一點摔倒玉華的媽。玉華的媽說：「好小子咱倆拼了吧！」這時間門外進來了劉文霞。大喊一聲：「快住手！老大娘您這是幹什麼？他們倆找我來談話，我讓他倆到我來。再一說他倆戀愛完全合法，婚姻法是政府公布誰也不能違犯它。」玉華的媽說：「我不管什麼合法不合法，說什麼，我的閨女也不能嫁給他。」她知道再嘖也沒好兒，說：「玉華趁早給我快回家。」文霞說：「玉華你祇管跟她同家去，有政府給你們作主怕什麼？」玉華說：「俺倆結不了婚寶娃不娶我不嫁，」寶娃說：「對！任何困難都不怕它，」玉華的媽拉着玉華回家去，丟下那把笤帚也沒顧得往回拿。自打起了這場風波後，玉華就被她母親鎖在家，她母親到處揚言說玉華到她姨家住，並說是玉華再不顧嫁寶娃。胡寶娃明知道這話不可靠，可就是見不到玉華也白搭。玉華的媽她想：要讓玉華自己把女婿找，那可讓親戚朋友笑掉牙。就是他寶娃再怎麼好，我也不能讓玉華嫁給他。她生怕夜長夢多再出事，就趕緊給玉華張羅婆家。她舅媽東莊翻來西莊跑，說妥了本村的劉二瓜。背著玉華過了小禮，她媽才死乞百賴地勸玉華，說：「寶娃家是個翻身戶，土改才分了幾畝土坷垃。嫁給他將來沒有好日子過，那一樣也比不上劉二瓜。」舅媽說：「別看人家二瓜才十五，人家的日子誰不誇。有大車有牛還有水車一架，十幾畝水澆地都是好莊稼。保險你一輩子把福享，他家裏人口少你過門就當家。」玉華聞聽把肺都氣炸，猛古丁站起來叫了聲舅媽：「我有雙手能勞動，從小就學會種莊稼。我自己能養活我自己，他家有財產讓他跟財產過吧！人你鎖得住來心可鎖不住，我至死也要嫁給胡寶娃。你們說寶娃到底那不好？爲什麼不許我嫁給他？」她媽說：「就爲你們這樣胡搞不正派，自古來也沒興過閨女自個兒找婆家。你是我的閨女就得聽我管，我不能讓你給我丟人丟到家。」

玉華說：「現如今政府公佈了婚姻法，主意就得我自個兒拿。」她媽說：「我看你胳膊還擰過大腿去？倒看是依你還是依着媽！從今後你就甭打算走出大門去，賣娃那野小子你也甭想着見他，你那婦聯主任也甭指望，她上縣裏開會現在也沒在家。」舅媽說：「好閨女你可甭叫嚷，鬧來歸齊還得依你媽。依我說明天就跟二瓜去登記，也省得你媽生氣還把你鎖在家。常言說『姻緣都是天配定』，命裏該着你嫁二瓜。」玉華越聽越生氣，心中好像鋼針扎。她心想：我要再說不願意，不能出門也是白搭。文霞如上縣裏開會老也沒個信兒，不知道多遠才能見着娃。倒不如假意來答應，也省得我媽再把我鎖在家。明天到區裏去登記，見着區長再想辦法。區長一定會支持我，不解決問題我就不回家。拿定了主意把媽叫：「您也不用生氣啦我願意嫁給二瓜。」舅媽說：「早該這樣這多好啊！我趕緊去通知新親家。」第二天一清早急忙吃了飯，把小表妹留下看家。她娘三出村直奔區裏走，舅媽一道上囑咐玉華：「區長要問你就說是『自願』，領完了結婚證咱一塊再回家。」說話就來到區公所，見門口站着劉二瓜，戴着眼鏡，「呱答」着臉，他媽在旁邊也直勸他。玉華媽上前把親家叫，舅媽說：「咱先進去登記然後再把閒話拉。」五個人一齊進了區公所，先在院裏坐下歇歇。舅媽進屋去找區長，區長不在區裏王秘書出來會見她。把她們一齊叫進辦公室，王秘書上下打量劉二瓜，說：「你今年有二十歲？」舅媽搶着把話答：「他今年整整二十歲，長得個兒小怨他媽。孩子生下來就沒奶，淨讓孩子喝麵茶。」王秘書搖頭說：「我看不大像！」舅媽說：「你不信問自己的媽。」王秘書見玉華一邊眉頭皺，轉過臉來又問她：「潘玉華你倆結婚是『自願』？你的歲數可够十八？」潘玉華大大方方忙站起，向前幾步把話答：「我今年倒是十八歲，可不是自願嫁劉家。劉二瓜今年剛十五，一個村的孩子我知道他。本來這親事我完全不同意，我媽把我鎖在家。今天逼着我來登記，請王秘書給我想辦法。政府公佈了婚姻法就該照着辦，婚姻大事這主意就該我自己拿。」三老婆一看玉華變了卦，只急得你看我來我看她。」

瓜說：『我十五歲一點兒也不差，王秘書不信請你調查。這親事我也不同意，都是我娘死乞百賴把我拉。她們楞打鴨子來上架，我知道人家早有了對象叫寶娃。』只氣得兩個媽媽乾跺腳，舅媽也搭拉了腦袋成啞叭。這時間忽然又跑進來人一個，滿頭大汗直滴答。二瓜說：『秘書你來看，我說的寶娃就是他。』秘書說：『你們這是怎麼會事兒？這情況實在太複雜。』寶娃說：『玉華，我方才聽到這件事，我去找村長他也沒在家，因此上我是緊跑來找區長，請區裏給咱想辦法。王秘書！他們兩家親事是強迫，千萬不能批准他。我跟玉華談戀愛，她愛我來我愛她。』玉華說：『我們倆真正是自願，他了解我來我了解他，若問年齡俺倆也合適，可說是完全合乎婚姻法。』玉華媽在一邊氣得直打顫，舉手就要打玉華。王秘書說了聲：『快住手！區公所不比在你家。』接着說：『你把閨女鎖在家裏是不對，侵犯人權就違了法。包辦婚姻，年齡不夠，這都不合婚姻法規定，因此上，潘玉華和劉二瓜的登記不能批准它。』王秘書說話剛住口，舅媽就搶着上前把話答：『二瓜這兒准不准的先不講，可也不能批准胡寶娃。他們倆在村裏胡搞名聲壞，簡直丟人丟到家。』王秘書說：『我不能光聽你一面理，還需要到你們村裏去調查。』忽聽得院裏喊：『區長回來了！』又聽得一陣子人聲噪雜。田區長一推門進了辦公室，後跟着王莊的婦聯主任劉文霞。另外有男女同志好幾位，進門來都打量寶娃和玉華。玉華喊了聲：『文霞姐！』文霞上前把玉華的手拉：『呦！沒想到你們倆這麼快就來登記！』一回頭又說了聲：『恭喜潘大媽！』這時候文霞面對區長又說了話：『這就是我給你說的玉華和寶娃。我們村有他倆帶頭作榜樣，這一對好青年誰見了誰也要誇！』秘書說：『劉主任你了解他們倆嗎？』文霞說：『這一對我當然了解他。』秘書說：『這三家今天正有個麻煩事兒，我正想到你們村去調查。』王秘書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區長和文霞當時都很驚訝！文霞說：『區長你看這事怎麼辦？』區長說：『當然是批准寶娃和玉華。他們兩個戀愛很正確，玉華的鬥爭精神還應該表揚她。潘大媽你應該仔細想一想，寶娃這樣的』

好女婿全村數着他。在村裏搞工作夜校學文化，又組織互助組領導種莊稼。你打着燈籠也不容易找，可不該不高興反去攔阻她。他們這不但不是丟人還是好榜樣，這一對好青年別人都羨慕。他們倆感情好將來準和脾，也省得你當媽的結記她，再一說政府公佈了婚姻法，「婚姻自主」是離也不能違犯它。」潘大媽被孫麟越覺得區長的話有理，不由得思前想後亂如麻。說：「咳！田區長啥也甭說啦，都怨我的思想太封建，我對不起寶娃和玉華，他倆感情好我却想來拆散，自個兒親闺女我竟忍心來害她，他劉大媽！既然孩子們都不願意，咱兩家的親事我看算了吧！」二瓜媽說：「事到如今那有啥辦法！」用眼把玉華的舅媽拉，靠在牆角裏把腦袋一搭拉。區長又說：「二瓜媽你包辦孩子的婚姻可也不對，更不該給孩子報虛歲在政府面前把謙撒，二瓜十五你說他二十歲，你想想是向着他來還是害了他？年輕輕的不讓他好好地把學上，你讓他早早結婚忙個啥？再一說不夠年齡結婚也不合法，早婚的害處可大啦。這些話都是爲了你們好，你仔細想想這道理對嗎？」二瓜媽低頭不說話，二瓜說：「這可好啦咱娘倆快回家。」二瓜拉着他媽走出辦公室，全屋人一陣笑哈哈。祕書說：「田區長你處理的實在好！」文霞說：「這才叫快刀斬亂麻。」玉華媽說：「寶娃和玉華還不謝謝田區長！」區長帶笑把話答，他用手一指毛主席像，說：「你們不用謝我應該謝謝他！」文霞笑着對羣衆說：「包辦婚姻不興啦！」

兒女親事由兒女自己作主（牌子曲）

徐克疾

（用其他地方小調均可唱）

（曲頭）宋大娘，因爲跟兒子嘔了氣兒，一連兩宿沒合眼皮兒，俗語說：兒女的婚事兒，就是父

母的心事兒，可是年輕的人兒，總是跟老人擰着個勁兒，反倒說我，腦筋封得緊，擦油泥兒。（數唱）宋大娘躺在牀上，不住地翻身兒，心裏可是亂成一團兒，一會又靜靜眼，情神兒。想起來那些年受的些苦罪兒，真叫我並乾了眼淚兒。一家人老少七八口兒，解放後才得到翻身兒，老頭參加了搬運工會去工作；我被選爲居民代表，給羣衆辦點事處處認真兒；大兒子子元今年也二十好幾了，可就是還沒娶上媳婦兒，再說我的眼睛又不太得勁兒，也得有個人縫縫補補刷碗洗盆兒，我也該抱上個孫子兒，受這些年罪也該鬆鬆心兒，不會想就爲這件事兒，子元這孩子惹我着急兒。（雲蘇調）前些日子託付鄰居就張羅這件事兒，我也各處全都留上了神兒，正巧有一家就住在隔壁兒，有一個姑娘才十六七兒，人家是規規矩矩的坐家女兒。正經八百地過日子人兒。我一聽這話正對心氣兒，當天晚上我就探了探子元的口氣兒，他倒說：『娘啊！這婚姻的事情不用老人們再操心兒，現在的婚姻不像那陣兒，不了解的人那能硬拉到一塊兒。』聽子元這一說我心裏登時有了氣兒，難道作父母的還主不了這點事兒？（白）不聽這個！轉天我就跟人家寫了訂婚的字兒，這纔才算放了心兒。沒想到這孩子聽說我給他換了帖兒，他竟一賭氣十天八天也不回家門兒，快辦成的事兒，又不能定準兒，再一說那頭我怎麼見人兒，弄得這上不上下下不下半截的事兒，越想越磨扭，咳！真是愁死人兒。（剪龍花）再說子元，爲這件事，心裏也不得勁兒，有好幾天沒回家門兒，唉，咳嗽，有點兒鬧心思兒，又一想，這樣辦不能解決問題兒，必須得幫助我娘換換腦筋兒，回到家來，跟大娘又細細地討論好幾回兒。子元的二弟，名叫子厚，也跟着解纜幾句兒，却不想更惹得大娘發了脾氣兒，說你們倆心眼裏那還有老的兒，唉，咳嗽，氣得大娘都變了嗓門兒。『老三你，爲什麼，扯你哥哥的後腿兒，告訴你，甭跟我動心思兒，幫助他在我這兒一答一合兒，唉，咳嗽，你們現在長硬了翅膀全都不服老人兒。』（靠山調）子元幾次說服全是白白地費勁兒，宋大娘自己心裏也暗打主意兒。她想：不如說辦就辦先將媳婦娶過了門兒，到時候生米做成熟飯事情就有了底。

兒，木已成舟就不會再有問題兒，如果再生個一男半女兒，那時一定就可以穩了他的心兒；宋大娘又找了個卦攤算了一卦又看了看八字兒，好！有貴人相助！小兩口還是前世造定的緣分兒，宋大娘一聽登時樂得合不上嘴兒，準備給他十月結婚別過三十兒。回家後整理屋子就忙了一頓兒，滿心歡喜透着精神兒，那知道當頭潑下來一盆涼水兒，原來子元他通過婦女代表動員女方同意退了婚兒。（金鈴蓮花落）宋大娘聽說退了婚退回首飾彩禮，連氣帶急掉下了眼淚兒，當天晚上只哭得成了淚人兒。兩天的工夫也沒吃好飯，越想這事就越傷心兒，街坊鄰居和代表聽見這事都來解勸，都說：「現在孩子們的親事就叫他們自個管自個兒，這些事用不着當老的再操心兒。」那宋大娘却總覺着自己辦得沒有錯兒，現在弄得自己出了難題兒，女方那頭我也無法答對兒，這事叫我丟盡臉皮兒。從此後子元心裏也生悶氣兒，只因爲包辦婚姻弄得美滿的家庭有了裂痕兒，宋大娘賭氣對子元的一切全不過問兒。有一回，子元買回來被面和被裏兒，想叫娘子給做床被褥却碰了釘子兒，大娘說：「你自己既然願意做光棍兒，有事別找我你去煩別人兒。」子元他，碰了釘子反來攬去細想這樣事兒：這件事，只怪那封建的徐毒給親娘扎下了根兒，挖掉這老根兒人人有份兒；何況我，是個青年團員更得耐心說服動員我娘換換腦筋兒。主意拿定隨時留意找機會兒，上趕着跟宋大娘勸說解纜不着急兒，果一些包辦的害處實在的事兒，宋大娘這才慢慢地點動了心兒。那宋大爺，尋常不大愛說話，可爲這個事也跟大娘說過好幾回兒，說：「子元不同意，乾脆退了婚就算完事兒，何苦再爲這個鬧心思兒，你得想一想，硬摘的西瓜都能够有甜味兒，何況這婚姻事情一生的大問題兒。」宋大娘暗想怎麼他們全都是一個心氣兒，多少人說的全都不差半分厘兒，難道他們背地裏還開過什麼會兒嗎！要不就真是我辦錯了？我得好好地走乖腦筋兒。宋大娘一連幾宿睡不着覺，腦子裏千頭萬緒攪在一堆兒，想起來我子元當面雖然是噁了氣兒，背地裏，也是自己難過自己傷心兒；子元這孩子從來沒讓我生過氣兒，就是從提親後惹得他工作不